

# 十三村之“西南关”

周子元

明朝设置的“奇山守御千户所”，现在简称为奇山所，起初它只是个军事城堡，后来随着张、刘两大姓人口的不断繁衍，便开始在城内兴建民宅，形成东门、西门、南门和北门四个村。后由于外地前来经商的人越来越多，明末清初，城周围附近又相继建起了仓浦村、西南村、上芥村、世和村、西南关村、东庄村和大、中、小海洋村，与城里的四村一起，形成了“十三村”的格局。在新建的村里，除刘、张两大姓的“占山户(坐地户)”外，外来的杂姓增加了不少，他们被称为“外来户”。

西南关村在所城南门外的西侧，我是烟台刚解放时移居到这里的外来户，当时这里还算是一个半封闭的居民住地，南面那条路东端与外界隔绝，其西端和北面那条路的東西两端都还保留着两扇木制栅栏门，只是夜间已不上锁了，几年之后即被拆除。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感觉挺幽静、规矩的。狭窄的泥土路上，局部铺有青石板。两边的房屋档次不同，有些外观高大坚固，并有前檐后厦，一看就是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。而我住的那个小院，房舍就比较低矮简陋，院内住户也都是些普通平民，图的是价格便宜点。

在南街那两排大瓦房中，最为气派的要数那座“玉田”大宅，门上那“玉田”两个大字非常醒目，走进“过道”后，展现在眼前的是水泥铺地的四合院，房舍宽敞、亮堂，跟普通住户的档次明显不同。房主叫澹台玉田，上世

纪二十年代后，发起兴办烟台瑞丰面粉厂，担任总经理，算得上是烟台当时相当有名气的企业家。他先后多次被选为烟台商会会长和红十字会会长，创办过孤儿院、育德小学等慈善和公益事业，称其为德高望重的社会名士并不为过。村西侧是个日用百货杂品集市，给这一带居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，解放后，集市逐渐西移，后来便形成了延续了几十年的旧货市场，俗称“破烂市”。

说起西南关村，不得不提的是，在村的东北隅，即南门外西侧路口，曾经竖立着一座用粉红色石料，精心雕琢，组合而成的大型牌坊，这座造型精美、宏伟高大的石坊，是当年清朝的文散官刘肇亿修建的，它四柱三洞，横坊上正中刻有“性行淑均”和左右的“名至”、“实归”，共八个大字，意思是此人品性善良，为人公正，名副其实。刘先后 在烟台、大连两地兴业经商，发迹后为社会底层贫民做了不少慈善事情，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望。去世之后，两地商会共同修建了这个内涵丰富、艺术价值很高的纪念物，成了市区少有的人文景观。记得小时候，经常在它身边来来往往，有时还会坐在柱台上纳凉聊天，所以对它特有感情。可惜的是，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它便被当成了“四旧”夷平了。早些年，还能在它的遗址附近，找到被铺在地面上的石料残迹，后待铺设柏油路面后，这座牌坊便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。

市区通上自来水之前，市民吃水，除了靠几处机井外，大都吃地面上的井水，在西南关的东北部就有一眼敞口井，不过它是



十三村之“西南关”

由两个连在一起的井口构成的，这就是市区有名的“双眼井”。它的两只明亮的“眼睛”，是在一块圆形的大青石板上精心雕琢而成，颇具艺术氛围。井里水位较高，雨季时用担杖就能把水桶拔上来。水质也很甜，是稀有的甜水井，周围乃至所城里的住户都来这里挑水吃。等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通上自来水后，这眼与居民相伴几十年的双眼井，便在人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，被埋入了地下长眠了，而它给人们日常生活

带来的方便，却永远留在老住户们的记忆里。

改革开放前的30多年，这里除了西边的坟地被移走和修建了污水暗沟之外，环境面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，直到八十年代前期，一些单位才陆续前来开发改造，旧貌换新颜，马路变宽变平了，房屋变大变新了，环境变绿变美了。生活在这样一个水电气暖齐全、生活舒适方便的居民小区里，老居民们无不感慨万千，无比幸福。

# 一山浪漫，一城霞光



北芳

也许半岛山城天然的生态福地负载了太多的文化遗址和美丽传说，也许“胶东天池”的美誉沉淀了太多的珠玑诗行与历史典故，也许长春真人的“走遍天下，不如栖霞”的慨叹过多张扬了山城登峰造极的唯美意识，也许“中国苹果之都”、“樱桃之乡”的名片用独特的话语系统落落大方地向外部世界叙述着自己的富庶，栖霞的山、水、城采撷生态湿地的水土精华，勾勒出山水风韵、湖河风情，人文风貌交相辉映的胶东烟台的“后花园”，给人刹那间传神的倾城气质。

千百年来，丹霞流宕在拂晓的山城，成为一个小城名字的创意，文化水土开拓出的富贵相，是大自然设置的一个行为情节。大地的心灵若足可信赖，则不必遍地黄金，但须遍地美景。

躺在翠屏山下观云舒，可以进入拜伦所说天空布满彩虹的年龄。

思绪仿佛金色的流沙，在阳光的海洋里，游来游去。微风带着青草的味道掠过脸面，看一泓涛涛深邃的湖泊滋润着一座小城的繁华，艾青的小诗说“月宫里的明镜，不幸失约人间。”长春湖也许就是天堂丢失的明镜，天堂里的不幸，成全了

栖霞小城的大幸。

小城的外表，和所有的城市一样的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超大绿化、满眼绿意点缀在林立的高楼间。古镇都那些高墙绣窗散发出久违的民国味，流淌着复古的文化气场，那些“三雕”、“六怪”、“九绝”的艺术特色和红木气息，不时从“六百年旺气之所在”的牟氏庄园的门缝里沁出。当你恍惚间以为穿越在前朝往事中，不远处铿锵激越的八卦鼓却将你敲回现实，文化广场上，夜夜笙歌，舞剑的对弈的窃耳私语的，广场舞、秧歌舞交相辉映，一家老小共享天伦之福、和谐而温暖，如同朝朝流宕在城头的万丈霞光。

路可以有尽头，山却无边无际。小城西有天崮山奇峰异石，北有艾山温泉，东有牙山林场，栖霞的山脉让几座险峻彪悍的名山做领头雁，拦腰携手2500多座小山起伏绵延在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。二龙戏珠的两条龙脉横亘在山东河的两侧，在打造人才辈出的地域文明的同时，独特的生态环境为“樱桃之乡”提供了一串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料。966个自然村庄像繁茂大树上长的苹果一样，从山脉沟壑里长出来，自繁杂中起身，在简洁处落脚。那些零星散落的房子，掩映在山岔绿树中，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你要

到松蘑花海里去寻找山乡人家。

靠山吃山。大山就是农家的超市，想吃什么就去拿，只是需要汗水的结算。春天里从挖荠菜开始，一路吃下去，苦苦菜、蚂蚱菜、榆钱儿、刺槐花、蘑菇、知了、蚕蛹，动物植物什么都可做绿色美味，极尽舌尖上的浪漫。

栖霞地处半岛腹地，在制高点争得“胶东屋脊”的大气磅礴的誉称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严格的“地方标准”的创新让栖霞再创玄机，智力和脚踏实地成为栖霞人的重要资源，规模生态农业很快使栖霞成为花果山、聚宝盆，农民储蓄几十亿，腰缠万贯和门庭若市早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家家户户几乎都站在了小康之上，站在了胶东经济蓄势待发的前沿，并立志把栖霞苹果的品牌打造成全国之最，乃至世界之最。夜幕降临，农人在用闲情逸致打理田园风光的同时，又用秧歌舞蹈把自己送进精神文明同步建设起的家园。

胶东屋脊上长出的苹果和樱桃，成为栖霞的招牌，在喧嚣浮躁疲惫之余，坐下来走进慢时光，“品栖霞苹果，享健康生活。”或者赏“一树樱桃带雨红”，“闲看儿童捉柳花”，享受酸甜可口，美味至极的同时，心与思绪飘游在远方以远，来到

郁郁葱葱的果林之间……

夏日炎炎，汗流浹背的农人有的在除草，有的在给苹果喷洒农药，脸上头上衣服上像在农药缸里染出来，这时的风景并不美，只有疲惫和汗水之后的风景才是最美的。

山鸟叫起的时候，尖尖的鸟喙在你心里创了一个坑，你可以学着农人种上一棵樱桃树或苹果树，然后，暖融融的有什么东西很快就拱出来。突然听到溪水潺潺，淌来淌去就淌到你心里，那些平日子里穿成鱼干的念头和感慨，被水声一滋润诱惑一下子复活了，跳进水里游来游去，惊讶立刻布满脸庞，山多高水多高啊！可不是，山和水像两位主持人，无论你什么时候来参观，都会滔滔不绝地向你介绍被庄稼人用血汗描绘出的四时光风的绚丽。

在一城霞光中享受一山的浪漫，栖霞人在有限的空间呼吸着真实的文化精气，在富足的同时，将文化艺术推进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，以那些民间的活化石为针，用土特产品和风土人情为线，把栖霞和世界紧紧地缝在一起了。

坐在丰硕的大山里，听岁月从身边走过，一山的浪漫，一城的霞光，在我的毛笔上汨汨流淌，直到，我感到自己也成为一座小山。

## 话说家乡龙母庙

唐美香

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，古代人为了求龙王保佑而建造了祭奠龙王的神庙。龙王庙在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，而龙母庙却很少见，不过，我们家乡却有一座，就在莱阳穴坊镇朱崔村李家街后的东北角。

这座龙母庙和当地的一个神话传说有关。据说很久以前，当地有一户李姓人家，男主人是一个粗鲁的庄稼汉，女主人却是一位贤妻良母，为李家生儿育女，教子有方。这一年，她生下来的却是只小龙。刚出生就随着一道亮光飞走了，三天后回家吃奶。被他父亲看到，以为是只怪物，挥起镰刀一下子砍掉了小龙的尾巴。后来，小龙就趁父亲不在时回家吃奶，慢慢地长大，也学会了很多本领，并聆听母亲的教诲。原来，这条小龙是天帝派来掌管这一方土地，行云降雨的神龙，也就是当地主管水利的父母官了。他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，到处奔波，查看农情，及时呼风唤雨，使得这一方土地年年风调雨顺。老百姓十分感激这位恩泽一方的父母官，同时也十分感激这位教子有方的伟大母亲。

为了纪念这位母亲，老百姓捐款修建了一座庙，称为“龙母庙”。还塑了一尊神像，称为“龙母奶奶”，供奉在庙内。龙母庙自建成以来一直香火不断，人们有个大灾小难的事都会来祈祷龙母奶奶保佑平安。每年的二月初二是“龙抬头”的日子，都要举行隆重的庙会，唱三天大戏来祭奠龙母奶奶，周围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会来参加庙会。庙会的景象热闹非凡，除了唱大戏外，还有扭秧歌、跑高跷、耍龙灯、跑旱船等节目。庙会上也有卖麻花、麦芽糖、糖瓜、糖球和瓜子等小食品的。所以，庙会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，他们可以大饱眼福口福。参加庙会的多数是些带着孩子来的中老年妇女，她们都是虔诚地来祭拜龙母奶奶的。还有不少是大姑娘小媳妇，她们平时待在家里忙着做饭推磨缝衣服，很少有出门的机会，借此机会来看戏凑热闹。庙会上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，真比过大年还热闹。

解放后，国家提倡破除封建迷信，龙母庙的香火逐渐减少了。“文革”期间，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，龙母庙被彻底拆除了。但还是有少数老年人，家里有个小病小灾的就在晚上偷偷去龙母庙废址上烧香纸祭拜。

近年来，村民们又捐款在旧址上重建了龙母庙，而且规模也比先前大了许多。远远望去，橘红色琉璃瓦的屋顶上，无数条小龙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上爬行。正中屋脊上是“二龙戏珠”，两侧山墙的飞檐上四条巨龙正在腾飞。庙门前有一座四足大香炉，门东侧是一块大理石碑，镌刻着重修龙母庙的意义和日期。门上大红灯笼高挂，屋檐下八根红色的粗大殿柱肃穆壮观。走进殿内，正中坐北的是龙母奶奶的塑像，她身着布衣，朴素大方，和蔼慈祥，令人崇敬之心油然而生。

二月二那天，又开始举行隆重的庙会祭奠仪式，并且依旧唱三天大戏。老百姓对伟大的草根龙母仍崇拜有加，对庙会的热情不减当年。周围村庄的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个既庄严又热闹的庙会。正如庙前碑文所说：“本无迷信意，实为济苍生”。这或许就是人们的一种愿望和心灵寄托吧。

### 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，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，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，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稿件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**投稿热线:**18653588630

**投稿邮箱:**xingzouyantai@126.com

**投稿地址:**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  毛旭松  收  
**邮编:**264003